

风物

绛县横水老街旧忆

□田红旗

横水老街很窄，窄到让你感到窒息；老街很小，小得会使你联想到王大妈炸的豆面丸子放凉时的样子。从街东头到西头，它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细长细长。这巴掌大的地方，曾经竟是那样热闹非凡，令我记忆犹新！让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置信的是，它自古就是绛县、垣曲、闻喜三县之间的商贸“旱码头”，还曾是运城地区四大古集镇之一！

老街的中央有一座小石桥，它玲珑别致、惟妙惟肖，金桥富路，流水潺潺。上了年纪的人记得，它曾经是“一桥担两县”：桥东叫东横水，归绛县；桥西叫西横水，属闻喜县。1971年分县时，桥西也归了绛县。

桥石圆润，任劳负重，却毫无怨言。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如同一幅古老的壁画，浓墨重彩。

千百年来，活化石般的小桥像一把神斧，把横水弹丸小镇一劈两半，却毫发无损，安然无恙。

正是有了它，也才有了府东、府西的说辞。这一府——探花府给古都国的历史锦上添花。又因方言说水为府，还有水东、水西的说法。

传说，古时候横水桥西边住着一户姓乔的人家，乔家有个男丁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整日无所事事，人人惧之。有一天，当地来了个南方商人，他发现乔家门外的那片莲花池是一块殡葬的风水宝地，便想把自己老爹的尸骨迁到这里来。不料想，走漏风声，乔家人在商人回家搬骨灰时便把自己先人的尸骨抢先埋到这里。商人回来，发现为时已晚，为了弥补遗憾，只好让自己知书达礼的爱女与乔家那个男丁结婚。谁知，那男丁结婚后，浪子回头，与先前判若两人。后来，夫妇生下三胞胎，南方商人把老大、老二带走，留下了老三。同年，三兄弟参加殿试，考取功名，分别是老大状元、老二榜眼、老三探花。

传说归传说，它已久远，我们不用考究其虚实，权当讲个故事来给大家助兴。

横水，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藏龙卧虎，交通四通八达。它是绛县东去、



西行与南进、北出的咽喉门户，与垣曲县、闻喜县为邻，和侯马市做伴。向东它由晋东南直挺太行山，向南穿越中条山、翻过王屋山就是河南省济源市，可直通中原。且不说横水正在发掘的面积达500万平方米的周家庄遗址，仅横北都国墓地在横水的发掘，就足以证明横水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十分鼎盛。

得天独厚、无比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横水自成一井，独作小市，成了当地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

横水街每月农历二、五、八逢集。逢集这天，街中间还要摆上一长溜货摊，将街道分成两半，这是横水集市的标配。十里八乡的人们摩肩接踵、鱼贯而入，川流不息的人群把小镇挤得水泄不通，让人喘不过气来，以至于要想快速通过，得喊着：“油！油！油！”人们唯恐躲闪不及，纷纷给你让出道来。下集时，道路却畅通无阻，倒也落得安然宁静。至今，横水街仍保留着逢集的传统，尽管当年盛景不再，但依然是周边百姓购买丰富价廉商品、添置家当物件、品尝小吃美食、亲友聚会交流的最佳目的地。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别看横水街不大，但配套设施样样不差。

从东往西，依次分布着横水高中、东横舞台、十几个供销社门店、标准零

件厂、新华书店、邮电所、人民公社、卫生院、棉花加工厂、西横舞台，还有众多沿街居民的店铺货摊……一字排开。南门外，还有百货公司、供电公司、生产资料公司等八大公司，给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等带来了诸多便利。闻名河东的横水供销社“三八商店”的八九名营业员，从形象到服务是那个时代的标配，曾被评为运城地区先进集体，更是横水的象征，就是不买东西，也要进去逛一逛，说明你到街上来过。

横水地处九龙之地，背靠紫金山，依邻涑水河，面朝中条山，避风向阳，站在凤凰塬边上望去，一目了然，尽收眼底，真是个风水宝地。踩过横水的土，沾过横水的泥，做梦都想进横水社办企业上班，挣工资拿现金，当工人便是那时青年人梦寐以求的。

横水是绛县有史以来唯一一个通过火车的地方，响亮的鸣笛、滚滚的气浪，想起小时候撵火车的样子，令人啼笑不止。

随着九龙市场的兴起，横水老街在人们的心目中渐渐淡化了，失去了她原有的光泽，但它是人们对横水街最原始的印象。

记忆里，永远忘不了横水老街的模样，晚清民国时期低低的屋檐、窄窄的石板路面……

往事

□景锐

回溯至1954年，我有幸考入安邑县立第一高小。学校静卧于姚暹渠北岸，那方天地，承载了我童年诸多美好的回忆，尤其是冬日里滑冰的欢乐场景。

彼时，社会上工厂还不多，汽车更是难得一见。凛冽的寒冬，毫无阻拦地席卷而来。每年冬季，河槽都会结上一层厚厚的冰，足有多半尺厚。这天然的冰面，恰似大自然馈赠的礼物，为我们这群孩子提供了绝佳的滑冰场地。

每至下午自由活动时分，我们便如脱缰的野马，迫不及待地奔出校门。到达河槽后，我们会先在冰面上撒上约10米长的黄土，以此作为起滑前的防滑跑道。准备就绪，我们奋力跑过这10米，借着惯性，如离弦之箭般向前滑去，通常都能向前滑行20余米。小伙伴们总是热衷于相互比赛，看谁滑得更远，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当然，由于大家的滑行技术参差不齐，滑行中有人摔倒也是常有的事。每当此时，围观的同学们便会哄堂大笑，那清脆的笑声，在冰面上空久久回荡，为寒冷的冬日增添了几分别样的趣味。

斗转星移，时光变迁。如今，冬季不再如往昔那般寒冷彻骨，姚暹渠也鲜少结冰，曾经的滑冰之乐，渐渐成了难以重现的回忆。

如今，我们那一代同学，大多已至八十高龄。但每当忆起当年在姚暹渠上滑冰的情景，仍会兴致盎然，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无忧无虑的纯真岁月。

诗笺

父亲的手掌

□刘智杰

父亲的手掌
在二月裂开
像一片
干涸的河床
指纹
是断流的支脉
我数着掌心的
沟壑
数着时光的褶皱

他的手掌
曾托起我的童年
在黄昏的麦场上
旋转成风车
如今却垂落在
白色的床单上
像一片
枯萎的落叶

七十年前，冰场的时光碎片

最后的温度
从指缝间流逝
我握紧他的手
却握不住
那些
未说出口的爱
在沉默中
凝结成盐

父亲的手掌
终于摊开
成为
大地的一部分
我跪下来
听见泥土深处
传来遥远的回声
那是他留给我的
最后的拥抱



年味：一场温暖的回忆

□邓育秦

转眼间，元宵节已过，年如同一场绚烂而短暂的梦境，在欢笑声中悄然落幕。回首间，那浓郁的年味已转身，化作心中一抹淡淡的、却挥之不去的回忆。

年前，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沉浸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氛围中。红灯笼高高挂起，宛如夜空中最亮的星，照亮了归家人的路，也点燃了每个人心中对新年的无限憧憬。那些日子，走亲访友，每一声问候都是对新生活的美好祝愿。然而，当热闹散去，生活重归平静，那份令人欣喜的仪式感消逝，让人不禁感叹岁月的无情与美好时光的短暂。

红色，这个象征着吉祥、热情与活力的颜色，在春节期间无处不在。它融入了春联、窗花、衣裳，更荡漾在每个

人的脸上，那是笑容，是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在这红色的海洋里，我们彼此传递着温暖与祝福，共同编织着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愿景。

“爆竹声声辞旧岁”，那是年味中最不可或缺的音符。它们或清脆悦耳，或震耳欲聋，每一声都承载着人们对过去一年的告别与对新一年的期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年味渐渐淡去，直至归于沉寂。那一刻，我仿佛能听到时间在耳边轻轻呢喃，告诉我，又一年过去了，那些关于年的记忆，将随着岁月的流转，慢慢沉淀为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离别的时刻总是来得那么突然。街头巷尾的车队开始蠕动，一辆辆满载而归的汽车，后备箱里塞满了母亲沉甸甸的爱。那份爱，如同肩上的担子一样重，让人既感到温暖又心生不舍。回来时，我们带着对家的思念与渴望，归心

似箭；离开时，却多了几分依依不舍。每一次回望，都能看到母亲那双期盼的眼睛，充满了无尽的牵挂与祝福。

除了这些，一切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熟悉的街道，熟悉的房屋，熟悉的面孔……这是生活的常态，也是岁月的无情。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每一次的重逢，又都意味着新的开始。我们在这样的轮回中，学会了珍惜，学会了感恩，也学会了成长。

年味虽已化作回忆，但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些美好的瞬间，更是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与感悟。它让我们明白，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份对家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对生活的热爱，将永远是我们心中最宝贵的财富。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带着这份回忆，继续前行，用爱与希望，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